禮記集解

禮記卷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二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釋文難乃旦反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方氏慤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非博聞者不能故曰文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愚謂

謚起於周公皆取其行之至大者一字以爲謚所謂節以壹惠也至戰國時周有威烈王慎靚王秦有惠文莊襄等王而二謚始此然據檀弓則趙武在春秋時已有獻文之稱而公孫拔謚至三字尤古今所未有也左傳敘齊豹作亂事甚詳當時從公者爲公南楚析朱鉏諸人平亂者爲北宮喜衛侯賜喜謚貞子朱鉏謚成子初不言拔有衛君之事豈後人因喜及朱鉏賜謚事而誤以爲拔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釋文駘大來反

鄭氏曰石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庶子六人莫適立也

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必正且知禮愚謂左傳言立子之法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駘仲庶子六人未必皆同年葢既皆庶子故不論長幼直以卜決之葢駘仲之遺命也兆謂得吉兆沐浴佩玉則兆掌卜者謂之之辭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守禮而不惑於禍福也以龜爲有知者所卜得其人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也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巳猶止也孔氏曰論

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故知是齊大夫愚謂家大夫卽宰也子亢度二人不可以理爭故言欲以二人爲殉所以使其懼而自止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釋文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稱尺證反

鄭氏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孔氏曰啜菽以菽爲粥而常啜之愚謂食有黍稷之屬今但啜菽而已食之貧也飲有漿醴之屬今但飲水而已飲之貧也養而能盡其歡則先意承志雖薄而無害於孝葬而能稱其財則必誠必信雖儉而無歉於禮夫所謂孝與禮者亦務

乎其本而已不然雖日用三牲備飾牆翣奚當焉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釋文從才用反靮丁歷反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靮紖也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懟謂反國而偏賞從者則居者之心懼矣莊諫公以弗班所以安反側之心甯武子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正此意也獻公行事備見於左傳蓋無道之君也然觀於此則猶聽用忠言其所以被出而卒能反國者蓋亦有由與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

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釋文革本又作亟居力反縣音元潘普干反○今按縣如字

革急也不釋服而往蓋使人攝祭以終事也柳莊之事不見於左傳觀其諫勿班邑固亦可以為賢矣然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莊方祭而卒祭畢而往猶在小斂之前今乃輟祭而往則非禮矣侯伯祭服鷩冕而以襚其臣其紊亂王章與曲縣繁纓之賜何異裘氏邑名潘氏縣名書謂書之於券書券而納之於棺所以要言於死者亦非禮也陳氏澔曰此雖有尊賢之心然棄祭祀而不終以諸侯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

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釋文乾音干屬之玉反

鄭氏曰婢子妾也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釋文去羌呂反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春秋宣八年經文也仲遂魯大夫東門襄仲也垂齊地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辭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籥文舞也舞以武舞爲重文舞爲輕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也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文舞而獨用武舞蓋但去其輕者以示殺樂之意而其重者猶不去也卿卒不繹者繹祭輕於正祭而公卿君之股肱故卿卒則不繹今宣公既不廢繹於樂又但去其輕者則其無

恩於大臣甚矣宣公立於仲遂生則賜氏以重其寵沒則不廢繹以薄其恩葢但以權勢爲重輕而實未嘗有手足腹心之誼也然則人臣之欲擅權以固寵者其亦可以鑒矣○夏小正公羊傳皆以萬爲武舞東萊呂氏以爲文武二舞之總名朱子從呂氏之說今以經傳考之詩簡兮言公庭萬舞而下言執籥秉翟此萬爲文舞也左傳楚公子元爲宮振萬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此萬爲武舞也惟萬兼文武故或用其文或用其武而皆謂之萬也文舞爲大夏武舞爲大武舞以大武爲重萬入去籥葢但去其輕者而已公羊傳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非也正樂四節合舞之前有升歌下管間歌皆有聲者也但曰萬入去籥則於前三節皆不去矣則去籥之意豈以其有聲耶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文般音班封彼驗反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斂下棺於槨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初謂故事言公室視豐碑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桓楹斲之形如大楹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孔氏曰豐碑斲大木爲碑於槨之前後及兩旁樹之穿鑿去碑中之木使空於空中著鹿盧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繫鹿盧人各背碑負紼

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豎長用力深也凡天子之葬掘地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南畔爲羨道謂之隧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下棺入椁中於此時用碑繂也桓楹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通而言之亦謂之碑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桓卽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愚謂公肩假亦魯人史記孔子弟子有公肩定豐碑天子下棺所用而魯君用之故曰視豐碑桓楹諸侯下棺所用而三家用之故曰視桓楹此皆僭禮而假以爲故事者僭竊已久故也案天子諸侯之葬以輴車先從羨道入壙柩車至壙側說載除飾用

碑繂下棺輴上覩繂之屬於棺緘而不屬於輴亦可見矣遂師註蜃車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謂在壙中載之非載以入壙也既夕禮疏謂葬用輁軸者先以輁軸從羨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其中最爲明析孔疏謂蜃車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入非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釋文其毋音無

鄭氏曰僭於禮有似作技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噫不寤之聲孔氏曰嘗試也言般以人母試已巧誰有强逼於女豈不得休已其無以人母嘗巧則於女豈有病乎假既告般爲是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果從般之言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

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釋文遇音遇又音務弗能弗亦作不重依註音童踦魚綺反○鄭註鄰或爲談

鄭氏曰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使之病謂時繇役任之重謂時賦稅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欲敵齊師踐其言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春秋傳曰童汪錡魯人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孔子善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葬愚謂禺人言魯既無善政大夫士又不能盡忠故無

以禦寇而安民不可者非之之辭㷣人是士旣非常時

士不能死故赴敵而死以踐其言也魯人以汪踦能死

國故欲以成人禮治其喪孔子善之者以其變禮而得

宜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

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

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安也去國無君

事主於孝居者主於敬孔氏曰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

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他家墳

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愚謂由不忘墳墓之心推之則

必思不虧其體不辱其先由敬於墓祀者推之則必思

無慢於人無惡於人而所以修身而免患者皆在是矣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釋文射食亦反斃本亦作弊婢世反韔勅亮反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朝直遙反與音預○鄭註陳或作陵

鄭氏曰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棄疾謂商陽仁不忍殺人以王事勸之斃仆也韔韜也韔弓不忍復射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氏曰案左

氏傳戎昭果毅獲則取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傳之所言謂彼効敵決戰此是吳師既走而不逐奔故以爲有禮也愚謂手弓謂以手執弓也子手弓而可棄疾謂商陽可執弓以射也手弓者商陽從棄疾之言而執弓也子射諸者商陽既執弓棄疾又使之射也謂之棄疾又謂商陽如前也凡朝位立於庭三朝並無坐法此云朝不坐似大夫以上得坐者蓋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卿大夫入與君圖事則升路寢之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此時君或與之從容謀議則命之坐矣士不得特見圖事故云朝不坐燕禮大夫坐於堂上士立於堂下不得與於堂上之坐故云燕不與亦足以反命者言位卑禮薄不必以多殺爲功也蓋敗北之師本易窮追商陽於此乃能存愛人之心而不以邀功爲念亦可謂

安制矜節者矣若勁敵在前乃以禮遇徼薄不欲致力則是不忠之大者豈得謂之有禮哉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釋文桓依註音宣含胡闇反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是也盧謚宣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含者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愚謂士喪禮主人親含襲斂則皆商祝爲之周禮大宰贊贈玉含玉註云助王爲之則諸侯之喪亦必其子親含而上卿贊也喪大記云君之喪大祝是斂衆祝佐之諸侯無相爲含襲之禮而襲之事尤卑於含諸侯請爲曹伯含已爲非禮而又使之襲則益甚矣然以楚之强使魯襄公襚而終以取辱曹之弱小何能得此於諸侯使襲之事恐未可信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釋文强其丈反

鄭氏曰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請襲者欲使襄公衣之巫祝拂柩君臨臣喪之禮愚謂荆者楚之本號猶晉之本號爲唐鄒之本號爲邾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拂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卽此事也但傳言請襚此言請襲傳言拂殯此言拂柩案左傳襄公以二十八年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而楚人使公襚襚傳於二十九年正月言之禮死日卽襲殯則大夫士三日諸侯五日計此時康王之殯必已久矣是傳言使襚及拂殯者是而記言請襲及拂柩者非也諸侯有遺使相襚之禮使者委衣於殯東今荆人欲

公親致襚衣於柩前蓋臣於君致襚之禮如此荆人使魯君親襚所以卑魯也魯君雖從其親襚而使巫先拂殯用君臨臣喪之禮又所以卑荆也出爾反爾豈不信哉然當時楚適無知禮者而不之禁設有知禮之臣於魯君入襚之時而止巫於門外則其禮將有不得行矣然則拂殯之事亦倖耳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鄭氏曰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惠伯慶父元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劉氏做曰忌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

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愚謂左傳云叔弓如滕葬成公是二子乃送葬之使也書請書方賵物之目也叔弓爲正使故云進此賵物之書忌劉氏以爲忌日是也而其說有未盡者敬叔於懿伯乃絕族者不當避其忌日敬叔之欲不入體惠伯之情也懿伯爲惠伯之叔父禮自期以上皆諱爲之諱者則又當爲之忌也忌日不用蓋心有所動於彼則哀有不得專於此也然以私忌而稽君命則非禮此禮之又當變通者也此一事於敬叔見其有和衷之雅於惠伯見其明公私之義可謂各盡其道矣○鄭氏謂敬叔有怨於懿伯恐惠伯報怨而不入疏云敬叔殺懿伯恐惠伯殺己故難惠伯不敢入也愚謂懿伯敬叔皆魯之大夫若果相殺其事何不見於春秋之經傳且敬叔果難惠伯當辭之於

受命之日不當避之於至滕之時其說不近人情惟左傳杜氏註云叔弓禮椒欲爲避仇而疏申其說則謂懿伯爲人所殺敬叔欲惠伯報仇與杜氏之意亦微異大約皆傅緣鄭氏之說而畧變之皆穿鑿無稽之談耳且以忌爲忌日則爲懿伯之忌句辭義已足若如鄭杜之說則立文太簡指不分明使後人讀之而不得其說必不然也○孔氏曰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呼懿伯爲從祖註云敬叔以懿伯爲叔父誤也愚謂叔父自惠伯指懿伯而言鄭氏云懿伯惠伯之叔父是矣而其下乃又出此殊不可曉不獨其所言昭穆之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

爲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釋文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奪徒外反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遥反○鄭註奪或爲兌

鄭氏曰哀公魯君畫宮畫地爲宮室之位行弔禮於野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春秋傳曰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深即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無所辱命辭不受命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陳氏澔曰辟讀爲闢謂闢除道路愚謂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而此以在路受弔爲非禮者蓋無位之士及庶民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也惟遇其柩於路則必使人弔之若有位之士死訃於君則君當弔於其家喪大記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

大斂焉故賁尙在道受弔而曾子譏之齊莊公與魯哀公雖皆弔臣於道然杞梁戰死莊公急於行弔而不及俟其至家哀公於賁尙則怠於禮而不弔至葬時柩出在道乃弔之事同而情則異也又士喪禮君大斂而至葬公賵元纁束馬兩至邦門使宰夫贈元纁束今哀公於賁尙弔之既緩又不親行且至葬乃弔則賵贈皆闕可知此不獨賁尙之不知禮而哀公之無恩於其臣亦可見矣

孺子䵒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釋文䵒吐孫反撥半末反輴勑倫反幬大報反沈本又作瀋同昌審反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

鄭氏曰䢼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輴殯車也天子畫幬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也諸侯輴不畫龍楡沈以水澆楡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廢去也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顏柳止其學非禮也孔氏曰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卽紼也又既夕禮注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與此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時用輴綍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紼此文據殯時也陸氏佃曰楡性堅忍然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以撥輪吳氏澄曰楡爲輴車之輪轂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爲難轉移故設撥以撥其輪愚謂天子諸侯殯以輴車載棺而遂用以殯大夫士以輁軸升棺而殯則

去之士喪禮不言升棺用紼而王制言越紼行事則用輴以殯者固有紼矣蓋輴車以榆木爲輪轂其質沈重則自下而升階也難故使人居旁以紼撥舉之以助其行若輁軸輕則無所事此矣顏柳孔子弟子顏幸字子柳不中謂不合法式撥爲輴車而設三家設撥爲僭禮無輴而設撥則僭禮而不中矣有若言三家僭禮以微止哀公顏柳以其言微婉恐哀公不喻其意故又正言以止之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釋文爲于僞反下弗爲服同與音餘

鄭氏曰妾之貴者爲之緦耳哀公爲妾齊衰有若譏而問之魯人以妻我者言魯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愚謂爲之齊衰以妻之服服之也士爲貴妾

緦大夫以上爲妾無服左傳公子荆之母嬖欲以爲夫人此又爲其妾服妻之服哀公不辨於適妾之分如此此孔子所以有大昏之對歟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成邑宰或氏季犯躐也庚償也愚謂子臯不從申祥之言者蓋以爲上有體不欲行小惠以悅民爾鄭氏以爲恃寵虐民非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釋文饋本又作饋其位反使色吏反

鄭氏曰違去也弗爲服以其恩輕也愚謂位定然後祿之仕而未有祿謂初適他國而未有定位若孟子在齊

是也君有饋謂有饋於此臣也君不曰賜而曰獻君使
爲不曰君而曰寡君去國而君薨則不爲反服葢君不
敢以純臣待之而已亦不以純臣之義自處也左傳陳
成子謂荀寅曰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時荀寅在齊而成
子與之言稱寡君正與此合
虞而立尸有几筵
孔氏曰未葬之前殯宫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大斂
奠但有席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
室之内有吉几筵今葬畢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時
已有虞祭更立几與筵相配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
帶布席於室中右几是也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
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註云謂殯
奠時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愚謂此下言宰夫以木鐸命

於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則諸侯之禮也然則此虞有几筵亦據諸侯之禮言之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與士虞禮同設几而右則巳神之蓋亦虞祭之几筵特是天子喪奠亦無几也喪奠無几以下室之奠有几筵也虞雖有几筵而下室之吉几筵尙設以虞之几筵乃素器也至卒哭以吉祭易喪祭則殯宮設吉几筵而下室不復設几筵矣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巳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釋文舍音捨

鄭氏曰諱謂避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巳辭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愚謂周人以諱事神卒哭而諱者爲明日將祔而廟祭之禮自此始始

以鬼神之道事之故曰生事畢而鬼事始也宰夫於天子天官之考也諸侯其上士歟周禮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木鐸鐸以木爲舌奮之以宣政教者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廟遷則不諱其名恩有所殺也新謂新死當祔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者諸侯之喪其爲廬堊室自寢門之外至庫門之內皆有之故徧以告之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鄭氏曰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釋文櫜音羔韔本亦作韔敕亮反）

鄭氏曰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以告喪之辭言之也櫜甲衣韔弓衣兵不戢示當報

也方氏慤曰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以喪禮處之愚謂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列有五曰死亡曰凶札曰禍烖曰圍敗曰寇亂此五者同爲凶禮其服皆素服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衣乘素車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檀弓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春秋傳秦師敗于殽秦伯素服郊迎蓋皆以喪禮處之也素服謂素衣素冠素裳也檀弓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大司馬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則素冠皆厭伏如喪冠之制也軍敗固當報然亦當視其事之何如若非有雠恥之當雪而忿兵不已此秦穆彭衙之役春秋之所不取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焚其先人之室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

有斷傷火人火之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孔氏曰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陸氏佃曰春秋書新宮災諱火耳災非人之所能爲也陳氏澔曰哭者哀祖宗神靈之無所託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釋文重直用反苛音何本亦作荷識申志反又如字

鄭氏曰而乃也夫之父曰舅方氏愨曰虎之害人可逃而苛政之害人無可逃此所以寧受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

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
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
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
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
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釋文夫音符墟本亦作墟同起魚反解佳買反舊胡買反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
也豐曰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
之則辭已止也重強變賢也時公與三家始有惡懼將
不安豐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
非必有使之者墟廢滅無後之地會謂盟也盟誓所以
結眾以信其後外特眾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愚謂
民履可哀之地則自哀履可敬之地則自敬其所以感

之者眞也虞夏之所以能使民敬信者亦有其可敬可信之實而已殷人作誓周人作會德不足而以敬信強其民而民反疑畔矣解離散也時哀公與三桓有惡君臣之間相疑相侮故其問豐如此豐言此者欲公反求諸已積誠意以感人而毋徒恃乎言辭約誓之末也○孔氏曰案尙書夏啟作甘誓左傳夏啟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言殷周者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而民始疑畔者耳非謂殷周始有誓會也馬氏晞孟曰殷周盛時以禮義道其民而又有誓以致其戒有盟會以聽其政大司徒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盟盟萬民犯命者是也其民始於不敢欺而終於不忍欺誓會之助於教豈小補哉及其末也無德教而徒恃誓會故民始疑畔不修其本而一之於末民其不解乎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釋文爲于僞反

慮居謂謀居處之安也無廟謂新主未入於廟也蓋喪畢雖將復寢然未吉祭以前主未入廟則不當預謀其所處之安也危身謂滅性也二者雖有賢不肖之殊而其害於孝則一也○鄭氏云慮居謂賣宅舍以奉喪非也古人田宅皆受之於官安得賣之以奉喪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釋文長丁丈反下官長同深式鴆反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隱於刃反號戶

高反○右遠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爲一句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往而觀其葬者往弔之也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恕之斂以時服斂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亦節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孔氏曰襄二十九年昭二十七年季子皆出聘襄二十九年孔子纔九歲此云孔子往觀其葬故知爲昭二十七年愚謂水經註奉高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坎壙也深不至泉者足以藏棺椁而已不過深也封加土也橫曰廣直曰輪廣輪纔足揜坎不過大也人併而可以手憑不過高也袒袒衣而露其臂也凡禮事吉凶皆左袒士喪禮飯尸主

人出南面左袒是已還遶也右還者季子在墓道東西面又轉而南行又轉而北行而遶之也右遶其封且號者三謂還繞其封且號哭者凡三匝而止以將還哭而與之訣也言骨肉歸復于土乃始終之命無可如何以慰其尸柩之不能還哭言魂氣無不之以冀其精氣之隨巳而歸亦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意也季子在塗葬其子其視常禮蓋有所殺矣故孔子善其合禮而不質言正以見其能隨時斟酌而得乎禮意也此篇所言如將軍文氏之受弔汪踦之勿殤季子之葬其子皆變禮而得正者所謂禮從宜者於此可以見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釋文易以豉反○鄭註考或爲定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弔含弔且含也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易謂臣禮于謂君禮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以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顧氏炎武曰註考公隱公益之曾孫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居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尙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愚謂容居徐使者之名也雜記諸侯相含使者致命曰寡君使某含今容居不用此辭而曰使容居坐含進侯玉蓋天子遣使致含於諸侯之辭也故邾之有司以其非禮而辭之易謂簡畧于謂廣大易則易者謂大夫來弔位卑而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于則于者謂諸侯來弔位尊而廣大則行廣大之禮也容

居列國之臣今乃自比天子之大夫以敵諸侯是易于之禮雜也徐入春秋爲小國僖二年始見經旋以從齊爲楚所伐其後依倚吳楚之閒非敢僭擬天子者蓋其先世曾强大僭竊後世相習而不知其非耳○鄭氏謂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非也諸侯於鄰國之喪皆遣使無自弔含之禮曹宣公卒於師諸侯請含因在會偶爲之耳非常典也孔疏謂親致璧於柩及殯上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謂之不親含亦非也鄰國弔含之使其至必在襲斂之後疏見註親含之說不可通故爲此說以曲護之然雜記致含惟有委諸殯東南隅之禮無所謂親含不親含之別也容居之見辭於邾人以其辭之僭擬天子非以其親含也覛下文言無所不用斯言則當時之所爭者可見矣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鄭氏曰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愚謂無所不用斯言者謂無所不用此天子致命於諸侯之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方氏慤曰他室異室也愚謂子思之母嫁庶氏非姓庶氏也爲嫁母無服蓋當申心喪十五月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鄭氏曰祝佐含斂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數故呼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若子亦三日而杖也官長服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國中男女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繐衰旣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則知

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愚謂五日官長杖官長達官之長謂卿大夫也若士則七日而杖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是也若諸侯之喪則士與大夫同以五日而杖以諸侯五日成服無不杖者也此及喪大記皆不言士者文畧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釋文刎勿粉反徐亡粉反

鄭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者畿內百縣之祀也孔氏曰百祀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椁者送之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也吳氏澄曰廢其祀刎其人蓋設此辭以令之以見王喪尤重於神祀如誓師而曰

無敵不供女則有大刑是也愚謂爲榜必斬百祀之木者蓋祀木神之所憑常時不伐以其歲久而高大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釋文餓本又作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奉食同音嗣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奉芳勇反與音餘

鄭氏曰蒙袂不欲人見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食之非敬辭也從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陳氏澔曰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其謝則可食矣吳氏澄曰曾子之言得中之道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釋文殺本又作弑同式志反瞿本又作懼紀具反斷丁亂反殺其如字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

鄭氏曰定公貜且也魯文公十四年即位民之無禮不教之罪弑父弑君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洿其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踰月舉爵自貶損也孔氏曰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子之弑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

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釋文與音餘本亦作燠要一遙反京音原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皆發禮以往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心譏其奢也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孔氏曰輪謂輪囷高大奐謂奐爛衆多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恐謂獻文蓋二謚也歌謂祭祀作樂哭謂居喪哭泣聚國族謂與國中僚友及宗族聚會飲食也頌者稱人之美禱者祈已之福張老因頌寓規故爲善頌文子聞義則服故爲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釋文畜許六反又許又反貢本亦作贛音同爲于僞反封彼劍反出注

鄭氏曰畜狗馴守封當爲窆陷謂沒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方氏慤曰魯昭公乘馬塹而死以帷裹之愚謂埋之以帷則不以其敝者也記者因孔子之事而并及埋路馬之法蓋犬馬皆有力於人故其死而埋之也猶有恩焉而或帷或蓋或敝或不敝大小輕重之差亦寓乎其間矣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廏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

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釋文肂音四鄉許亮反辟音避○今按辟之辟當音闢婢亦反

闍人掌門者不內二子者君弔方與主人哭踊之時於禮不得內弔賓也入於廞而脩容者敬君而更自整攝也鄉者已告者君行弔禮畢已告於擯者而內之也辟之爲之辟也周禮闍人凡命夫命婦之出入則爲之辟則弔賓入而辟之者闍人之職然也內霤大門之內霤水處也喪大記君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後至哀公弔時卽位於阼主人在中庭北面既哭拜稽顙成踊主人乃就西階東北面視肂若鄉大夫則斂時升堂視斂既斂而復東方西面之位二子士也其位在西方東面時二子以君在阼而就之故既入門折而東行又折而北行於其北行而及內霤也鄉大夫在西面之位皆辟之二

子進而就君君降一等揖之乃退就已之弔位也當時之君子以二子脩容而君大夫敬之故有盡飾行遠之說然不知二子之所以見敬者以君大夫素知其賢而非一時脩容之故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釋文說音悅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衞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闚視也微猶非也孔子善其知微愚謂覘者以子罕能得人心故知其不可伐孔子善之者以其能即小以知大也子罕

能哀一介夫之喪則其平日之恩澤及於民者必深矣非獨晉而已雖天下有更强於晉者亦無能當之守國者不在於甲兵之利山谿之險而在人心之和於此可見矣然按左傳襄公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是時晉宋方睦晉安得有伐宋之謀記言恐誤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吳氏澄曰莊公薨歴十一月始葬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簒立不君生君因亦不夭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至閔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遽行吉禘後年八月慶父弒閔公矣愚謂如鄭氏之說則是莊公之喪閔公既葬即除羣臣既卒哭即

除則是喪不至期其爲短喪也甚矣魯爲秉禮之國雖國家多故豈有服其君父不至期者且莊公以二十二月吉禘春秋尚書以譏之若果以期喪服先君則其失禮視吉禘爲尤甚春秋何反不書且果如鄭氏之說則記於閔公當云既葬而除不當但云經不入於羣臣當云卒哭而除不當但云麻不入也云經不入則猶有帶矣云麻不入則猶有葛矣按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吉禘者禫除踰月新主遷於廟而行吉祭也（杜預謂莊公別立廟而吉禘胡氏謂行禘祭於寢皆非是）喪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踰月始吉祭莊公之喪以二十二月吉禘視常禮短六月是其祥禫之期有不能如禮者春秋書吉禘之速則其喪制之短固可見矣然謂服期而除則恐不然疑閔公既以十一月除首經遂以二十一月

除要絰衰杖至二十二月禫祭既畢而遂行吉祭與至
莊公之喪所以不能如禮者鄭氏謂閔公急正君臣吳
氏謂慶父不夭死若則是時閔公幼弱而慶父專政吳
氏之說爲得其情又按鄭氏喪服斬衰章註云斬衰不
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又齊衰三
年章註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
卒哭異數又大功章註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
卒哭而受服今以莊公之喪觀之其葬也以十一月其
吉禘也以二十二月而喪主以既葬便除首絰可謂不
如禮之甚者然而羣臣變麻服葛猶必以卒哭則諸侯
受服亦以卒哭於此可見而天子亦當無異禮矣所以
喪服於斬衰齊衰之喪不言受服者蓋自大功以下卒
哭受服喪畢而除卒哭以後更無他服而齊斬之服卒

哭受服以後有練祥禫變除之節專言卒哭受服則不該衆言練祥禫之服則文繁此齊斬之喪之所以不書受服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釋文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從才用反

鄭氏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孔氏曰貍首之斑然言斲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言孔子手執斧斤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劉氏曰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女手之卷言沐椁之滑膩吳氏澄曰此舊歌辭而壞歌之耳非壤自作此歌也愚謂

歌辭之義不可知然壞歌此必有疑義劉氏之說爲近是已絕也從者以壤無禮已甚欲夫子絕之夫子以爲親故之人雖有過失未可遽失其爲親故隱惡以全交也○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大過否曰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愚謂原壤母死而歌與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臨喪而歌相類蓋當時爲老氏之學者多如此然壤之心實非忘哀也特以爲哀痛在心而禮有所不必拘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畧其跡而姑以是全其交也若朝死夕忘曾鳥獸之不若者聖人豈容之哉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作起也愚謂吾誰與歸言吾將以誰爲賢而歸之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釋文父音甫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植直吏反又時力反知音智○鄭註植或爲特

鄭氏曰陽處父襄公之大傅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愚謂并者兼攬衆權植者獨立已意處父以此招衆怨而殺其身是無保身之知不足爲賢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鄭氏曰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請亡要君以利是也愚謂舅犯圖利其身而不

顧君位之未定是無愛君之仁不足爲賢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
謂文子知人
鄭氏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愚謂有愛君之
仁而不忘其身則知有謀身之知而不遺其友則仁故
文子以爲賢而歸之謂文子知人者所論賢否得其當
也○孔氏曰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
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
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
於已故不見之非無故相遺也愚謂晉趙盾使先蔑迎
公子雍蔑蓋與於立雍之謀者故晉立靈公而先蔑奔
秦士會非與謀立雍可以不必出奔而從蔑奔秦所謂
不遺其友也至其在秦不見先蔑所以明其無相私黨

之必既以自明而亦所以全蔑亦不得爲遺其友也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釋文追然音退本亦作退勝音升吶如悅反徐奴劣反屬音燭○鄭註退或爲妥

鄭氏曰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退柔和貌吶吶舒小貌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潔也陳氏澔曰雖有舉用之恩於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至愚謂趙文子之爲人亦可謂賢者然以宮室之後肆夏之僭見譏於世蓋其天資雖美而未嘗學問生僭侈之世相習成風而不自知其非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

衍以告請總𧝎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𧝎而環絰釋文學戶教反衣𧝎依註衣作齋音咨繆依註讀曰樛居虯反喪如字○鄭註衍或爲皮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衣當爲齋壞字也繆當爲不樛垂之樛齊衰樛絰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服之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愚謂樛結也樛絰以繩一條自額向後而交結於項也環絰爲之如環以加於首也舊說謂環絰一股非也繩必兩股而後能固結凡絰皆然一股者不可以爲絰也喪服傳曰長殤九月纓絰中殤七

月不纓絰又喪服大功章曰牡麻纓絰絰之有纓者止於大功九月則自小功以下絰皆不纓矣不纓者其環絰臧繆之故垂其餘以爲纓爲之如環故無纓則繆絰者大功以上之絰環絰者小功以下之絰也舊說謂環絰專用於弔服亦非也此爲舅環絰其大小疑亦如齊衰之絰但爲之如環而不繆耳總衰四升有半與齊衰之升數略相似而其纓輕細環絰無纓亦視繆絰爲差善故當時多服之叔仲衍習見當時所服反以齊衰繆絰爲非子柳亦以衍之言爲然而請改之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子柳言已昔服姑姊妹亦如斯無有禁止我者以見其可服也於是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言衍與子柳之不知禮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

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

爲之衰（釋文成本或作郕音承）

鄭氏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孔氏曰成人不爲兄服聞子皋至孝來爲成宰必當治不孝之人故懼而制服蟹背殼似匡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喙長在腹下似冠之緌蠶則須匡以貯絲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而後畏子皋方爲制服服是子皋爲之非爲兄施亦猶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應氏鏞曰此謡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實以喜子皋之孝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以克敬典爲

急而分正東郊必以孝友之君陳風化之機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釋文惡音烏

鄭氏曰子春曾子弟子惡乎猶於何也孔氏曰禮不食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强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得吾實情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愚謂曾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春學於曾子者也故其喪母也五日而不食皆賢者之過也然曾子則出乎至情而非有所勉强子春則勉强以求過禮而情或有所不逮矣故以不用其情爲悔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釋文縣音懸繆音穆雨于付反暴步卜反尫烏光反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鄭註凡穆或作繆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杜氏預曰尪者病瘠之人其面鄉上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鄭氏曰巳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孔氏曰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暴之以求雨甚疏遠於道理矣按楚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爲巫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者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釋文爲于僞反可或作善

鄭氏曰從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從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必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陳氏澔曰從市以居喪之禮自責也縣子以其求諸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僖公以大旱欲焚巫尫聞臧文仲之言而止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從市爲可則亦疏矣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釋文夫音扶

鄭氏曰祔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孔氏曰衛人離之者象生時男女須隔居處魯人合之者言死異於生不須復隔榖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愚謂離之者穿爲二壙夫婦之棺椁各藏一壙也合之者穿一壙而以夫婦之棺椁合藏於

其中也離之則乖𫝊之義故孔子善魯

禮記卷十一終

平陽楊佩芝校栞

禮記卷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王制第五之一　別錄屬制度

鄭氏曰：名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孔氏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下文云「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時，王制之作，又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愚謂史記言漢文帝令博士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封禪巡守事，則此篇作於漢時明矣。其中言封建授田巡守朝覲喪祭田獵學校刑政，皆王者之大經大法。然獨封禪不見於篇中，豈二戴之所刪去歟？漢人采輯古制，蓋將自為一代之典，其所採以

周制爲主而亦或雜有前代之法又有其所自爲損益不純用古法者鄭氏見其與周禮不盡合悉目爲夏殷之制誤矣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釋文王者如字徐于況反

鄭氏曰祿所受食也爵秩次也愚謂王者之制祿爵此一句爲下文之綱領此節所言制爵之法也自天子之田以下至小國之君十卿祿制祿之法也爵定而後祿之輕重隨之故先言爵而後言祿也上五等爵之通於天下者不及天子者尊王也下五等爵之施於一國者不及君者尊君也上大夫卿者言上大夫即卿也周禮大夫與士皆有上中下此上大夫以下惟有下大夫者蓋在王國則三等之士殊命而中下大夫同命在侯國

則三等之士命雖同而祿則異中下大夫命旣同而祿
亦同故士區爲三等而大夫則以中從下而止爲二等
也此制祿爵之說本取諸孟子而稍有與孟子不同者
則漢人所欲斟酌而變通之者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曰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
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愚謂田猶地也方千里者
縱橫皆千里也凡言方者不必正方積方百里者百則
爲方千里積方十里者百則爲方百里積方十里者四
十九則爲方七十里積方十里者二十五則爲方五十
里也庸與墉同城也附墉不成國不能自通於天子而
附屬於諸侯也下文云天子大夫之田視子男元士視

附庸諸侯大夫之祿倍上士則天子大夫之地亦當倍元士以此推之則子男之地倍附庸而附庸半子男之地葢爲地方三十五里又方一里者二十五也天子之地百倍於公侯此卽君十卿祿之法而又十之者也公侯之地倍伯伯之地倍子男子男倍附庸此卽大夫與上中下士之祿遞相倍之法也葢一則取其形勢之足以相維一則取其貢賦之足以相給也○朱子語類直卿問封國之制孟子所言如何與周制不合曰先儒以孟子所言是夏殷制周禮是成王時制陳君舉言封疆方五百里以周禮言其徑止一百五十里如此則男國止似一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所載千里四公千里六侯之類極分明直卿因問武成分土惟三與孟子所言似合曰武成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概建立規模

孟子未見周禮不可以此破司徒職封國之制愚謂孟
子王制言五等封地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三等武
成亦言分土惟三此自唐虞夏商以迄於周初之舊制
也周禮大司徒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之地方
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
一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男之地方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此周公所立之法也孟子王制所言除山
川附庸而計之者也故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周禮所言
兼山川附庸而計之者也故魯頌言大啓爾宇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以魯頌及左傳觀之晉宋齊魯諸國土地
甚廣必皆不止百里而子產言周制列尊貢重亦與大
司徒公食者半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相
合然孟子之告北宮錡愼子及子產答晉人言大國一

同皆以舊制爲言者葢周公雖立爲此法然必諸侯之有廢滅削奪者然後可以其地增封齊旣封而蒲姑氏滅以益齊魯旣封而奄滅以益魯不然則雖欲益封而勢有不可得而行者故或仍其舊而未能益或益之而未能及乎其數其能如大司徒之所言者寡矣鄭氏不察乎此而以爲周公實巳增封則鑿爲斥大九州之說欲言周公斥大九州則又鑿爲殷承夏末封疆僅方三千里之說而展轉而益其繆矣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視比也元士上士也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公之田也小都卿之田也家邑大夫與元士之田也公之田倍卿

卿之田倍大夫大夫之田倍元士中士下士不必皆有田以公卿以下遞相倍之法推之其受祿之差亦可得而見矣○大國之卿四大夫祿而天子之卿僅倍大夫何也葢侯國大夫之祿本少故大國之卿必四之而乃足天子大夫之田已優故卿第倍之而有餘此言卿大夫元士受地皆視孟子而遞降一等則漢人之所欲變而通之者也○胡氏渭曰天子之大夫雖曰縣內諸侯而實無五等之號視公侯視伯視子男視猶比也謂其祿秩與之等而已春秋所書王臣來接於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以季叔爲字無異說矣惟公伯子與五等之號相混祭公州公周公亦皆以爲天子之三公獨子伯之說互異其曰伯者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是亦以伯爲五十之字也至杜預注

左傳於祭伯凡伯單伯皆曰伯爵而伯於是乎始爲爵矣其曰子者公羊穀梁無說杜於蘇子云周卿士於單子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是亦與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下云子爵成十七年單子註云單伯稱子蓋降稱則復以子爲爵矣學者多宗杜氏遂謂周畿內有伯子之爵至宋趙鵬飛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季皆爲字人以其晚出而疑之余考穀梁范註於凡伯渠伯糾單伯毛伯皆以伯爲字不以爲爵范去杜未遠巳不從其說矣待黎錞乎王臣稱子自文十年蘇子始子者男子之美稱蓋文宣以後尊王卿士之稱非五等之子也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祿視外諸侯而無五等之

封虞及商周末之或改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

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釋文分扶問反食音嗣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鄭註分或爲糞制者言自庶人在官上迄於君其頒祿之制也先言農田者以其爲祿之所自準而起也所食多者地美而力勤也所食寡者地惡而功寡也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屬也其祿以是爲差者以是農夫所食之多寡爲等級也周禮疏謂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是也○小司徒授地爲三等以所耕之肥瘠爲差者也王[illegible]之所食有五等以所收之多寡爲差者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蓋上地百畝必可任者三人乃能耕之中地百畝必所任者二家五人乃能耕之下地百畝必可任者二人乃能耕之其或受上地而家過乎七人受中地下地而家過乎六人五人

者則擇其餘夫之長者而授以二十五畝之田其人口減損者亦但退其餘夫之田如此則田因不必歲更而多寡無不均矣故雖家有不止七人者而上地止以家七人爲斷也一家之中除老幼者一人其餘男女各半約家五人乃有可任者二人故雖有夫有婦而未至於五人則亦但助其家長以耕而受餘夫之田焉故雖家有不及五人者而下地必以家五人爲率也其糞多而力勤則受上地者可食九人中地可食八人下地可食七人視其七人六人五人者而恆歲餘二人之食焉所謂耕三年則有一年之食也若人功不至則上地中地下地適足以食乎七人六人五人而止此所以授地有三等而所食者五等也庶人在官者之祿以四等爲差而其家之人數則不可以五人六人七人八人爲限至

下士之祿視上農夫而又有圭田五十畝雖視庶人在官者爲稍優然其吉凶禮俗之費又非庶人在官者之所可例是皆將不免於不足之患是以又有士田官田之授漢書食貨志云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度庶人在官者之受田其法亦如是歟庶人在官者之祿當以賈氏之說爲確葢自徒以至下士遞加以一人之食自下士以至大夫遞加以一倍之祿卿之祿視大夫則倍之三之四之君之祿視卿則十之制祿之差然也至府史胥徒之有賢否勤惰則馭吏之法在非制祿之所及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徐氏曰下士田百畝中士二百畝上士四百畝大夫八百畝大國卿三千二百畝君三萬二千畝次國卿二千四百畝君二萬四千畝小國卿一千六百畝君一萬六千畝朱子曰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庶人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又曰君十卿祿君所私用若貢賦賓客朝聘祭享别有公儲愚謂大夫田八百畝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爲十六井之公田一邱之地也小國卿二邱次國卿三邱大國卿四邱則一成之地也君卿之祿厚故三等之國視地之大小而區殺之大夫以下祿薄不可復殺故三等之國同也○此言諸侯卿大夫之祿止於如此而又有所謂百乘之家者何也蓋有千乘之國乃有百乘之家斯制也蓋起於周公擴大諸

侯之後而亦惟魯衛齊晉諸大國已益封土者乃能有之與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孔氏曰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下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卿在大夫上知者以卿執羔大夫執鴈卿希冕大夫元冕卿不得在大夫下也愚謂大國公也次國侯伯也小國子男也蓋制祿則侯上而從公同爲百里故公侯皆爲大國制爵則侯下而從伯同爲七命故侯伯並爲次國上大夫謂下大夫之上者大射禮所謂小卿是也此一節又申言制爵之事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徐氏師曾曰此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愚謂註疏以此節爲命士出會之禮謂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於文義旣不分曉且上節止言下大夫未及上士不當遽以中士下士爲言也徐氏之說爲是中士下士謂其屬於三卿之下者也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三卿之下中士下士各三倍其上士之數也三卿而上士二十七人每卿九人則中士下士每卿二十七人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釋文閒音閑

鄭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共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愚謂此言畿外八州每州之內所封之國數也然立法如此至其行之須有變通蓋州有廣狹山川形勢有迂曲不必皆整如棊局亦不必每州封國必取足於此數而不可增減也名山大澤不以封一則恐其專財利而不與民同一則恐其據險阻而易於負固也周禮夏官有山師川師賈疏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設官以專掌之又立政云夷微盧烝三亳阪尹阪險之地立尹蓋卽主山澤之險阻者與畿外之閒田天子亦當遣吏治之三亳等之尹其卽主治閒田者與○朱子曰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法九州之地冀州極闊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闊陝西五路皆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

至商革命必削其多者以與少者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襄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蓋世守其地未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卽大公亦未有安放處○自此以下至曰采曰流承前言封國之法申言制祿之事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釋文盼音班

孔氏曰名山大澤不以盼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愚謂此言畿內所封之國數也畿內之國在稍縣都三等之地言縣內者舉其中以該

內外也百里之國三公之田也七十里之國卿之田也五十里之國大夫之田也公卿人少而國多者容有以功德而世國者也大夫人多而國少者容有不受田而但賦之祿者也元士受地視附庸此不言者於祿士中包之也畿內之閒田周禮公邑之地也○鄭氏謂三等之國兼以待封王之子弟然王子弟之賢者未嘗不爲公卿大夫則即受公卿大夫之地不必更受地也其不能爲公卿大夫者雖亦必有田以養之而恩或從其殺矣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釋文與音預

此總言畿外畿內所封之國數也○鄭氏謂夏時萬國地方七千里夏末減少殷湯因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

之地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至周公復唐虞之舊域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此不經之說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雖左傳魯大夫之言實不可據天子巡守朝於方岳者不過當方諸侯未有舉天下之諸侯而盡朝於是者也鄭推萬國之數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而在畿內者四百然禹貢五服不過五千里耳且王畿方千里封方五十里之國四百而地已適盡而天子將安所容乎胡朏明云古言中國者禹貢甸侯綏三千里之地也所謂四夷者要荒二千里之地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之所不治是也此言極爲分明王制九州之地方千里者九合爲方三千里此據中國言之禹貢甸侯綏三服之地也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則弁數要荒而爲方五千里禹

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則極乎四海言之禹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又在方五千里之外者也周制王畿千里當禹貢之甸服畿外分爲九服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合爲方五百里每以二服當禹貢之一服其多於禹貢者藩服每面二百五十里而以衛服內爲中國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是也以蠻服爲要服大行人言要服六歲一見周官言六服羣辟是也以夷鎭藩三服爲荒服大行人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至於通道九夷八蠻則爲四海之地而禹所咸建五長者也殷制不可考國語云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又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與商頌言來享王者合疑此乃殷制也賓服分侯衛要服分蠻夷荒服分

戎翟此則分五服為九服之漸與商頌言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則四海之內為五服之地方五千里與夏時無以異矣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釋文共音恭）

畿內之地百同百里之內四同千里之內九十六同共官以共百官無采地者之祿為御以給天子之用周禮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匪頒則共官者也其餘則為御者也共官者非必取於百里以內而百里以內之所入與共官之數相當也為御者非必取於千里以內而千里以內之所入與為御之數相當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鄭氏曰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孔氏曰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五大夫謂司徒下置小卿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空下亦置二小卿小司寇小司空也司馬事省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小國亦三卿此言二卿誤也案前云小國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

愚謂命於天子者謂天子加以爵命若周定王以黻冕命晉士會爲大傳是也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則下大夫當有小宗伯而無小宰而小宰之事小司徒兼之也此五大夫二十七元士亦惟謂其屬於三卿者周禮大宰職所謂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非謂一國之大夫上士止於此也大射禮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小卿乃下大夫之上即此下大夫五人是也而又有繼而東上之大夫又有東面北上之大夫則大夫之不止於五明矣次國亦謂侯伯也左傳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此侯伯之國二卿命於天子也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惟言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不言一卿命

於天子者文省也○上文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宜承此下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釋文監古暫反監於古銜反

鄭氏曰使佐方伯領諸侯愚謂方伯之國設三監經傳皆無其事而惟見於此篇豈其聞周初有三監監殷之事故欲放而設之與三監之說見於書序及漢書地理志蓋武王既滅殷殷之畿內千里分其地以封武庚管蔡等班固及尚書孔傳以武庚管蔡爲三監鄭康成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監即諸侯也書云王啓監厥亂爲民周禮大宰職立其監是也殷之監不止於三曰三監者據其爲亂者三人也仁山金氏云凡封於殷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曰三監其實武庚亦

監也此言是也後世失其說謂三監乃監於武庚之國者而漢人遂欲於方伯之國皆設三監亦異於先王之制矣既使爲方伯而又立爲三監以窺伺其動靜牽制其手足此乃末世猜防之術曾謂先王之世而有是乎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縣內諸侯謂天子之公卿大夫受地視公侯以下也祿者言子之地以爲祿居其位乃食其地而不得以國傳世也外諸侯嗣者繼外諸侯得繼世而立也○內諸侯雖不世然其有功德者亦得世之若周召單劉之屬是也凡祭亦畿內國而富辰與列國並數此畿內亦有世國之明證但其所制之田以爲公卿之祿者則不世耳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諸子掌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

卒此篇言羣后之子卿大夫之適子皆入學鄭云羣后三公及諸侯卿大夫之上有諸侯則諸侯與卿大夫有別矣蓋總而言之則天子之卿大夫皆內諸侯也別而言之則世國者爲諸侯不世國而居其位者爲卿大夫也卿大夫之田以爲之祿王無所取焉若子之國而使之世者則有所貢於王司勳凡賞地參之一食是也左傳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畿外之國男之地方百里而王食其四之一畿內之國自方百里以下而王乃食其參之一故曰重若諸侯入爲卿大夫則又加賜之田司勳所謂加田無國征是也蓋不如是則諸侯之爲卿大夫者反不如其不爲諸侯之卿大夫得以全食其田之入矣○疏謂公卿之子父死得食其父祿此蓋狃於世祿之說而失其義也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敎

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父子爵同者無論已如父爲卿而子爲大夫則食大夫之祿而不必食卿之祿矣父爲大夫而子爲士則食士之祿而不必食大夫之祿矣其不可用則雖不得仕亦必有祿以養之而其恩之隆殺澤之久近亦必有其節焉初非遂食其父之祿使得傳之無窮也夫然故地不虞其不給而恩不患其無等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釋文卷音袞古本反）

鄭氏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愚謂制謂命數之制也卷與袞同袞冕九章之服也三公八命服鷩冕加一命則爲上公而服袞冕若有加則賜者謂袞冕之外更加餘服則出於王之特賜而非常制也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藻火粉米宗彝黼黻

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此王之服十二章也公之服自袞冕以下今於袞冕之外更有加賜則其爲象畫星辰者與加賜於命服之外所謂褒衣者也不過九命者言服雖加而命則止於九也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者侯伯服驚冕子男服毳冕亦或有加賜之服若詩言韓侯入覲而王錫以元袞是也然服雖加而命亦不加故曰不過七命不過五命於内臣言三公而不言卿大夫舉上以見下也於外臣言次國小國而不言大國舉下以見𢑱也○周禮司服孤之服希冕以下卿大夫元冕以下士爵弁以下皆據諸侯之臣言之而不及天子之公卿大夫上益以典命有衣服各如命數之文與司服可互參耳三公一命卷則三公之未加命者服鷩冕矣三公八命而服鷩冕則孤卿六

命而服毳冕大夫四命而服希冕上士三命而服元冕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並服爵弁也禮無八章六章四章之服故天子公卿大夫之服皆視其命而遞降一等若其自祭之服則爵弁者元端元冕者朝服希冕者爵弁而毳冕以上皆元冕與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左傳晉侯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魯叔孫穆子爲卿止於再命季平子叔孫昭子初以再命爲卿及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是公侯伯之卿以三命爲極而其初升者或惟再命及一命也子男之卿以再命爲極而其初升者或惟一命也此蓋先王慎重爵賞之意言大國

之卿而不言次國者次國與大國同也不言小國上卿再命者以大國之下卿互明之也不言大國之下大夫再命者以小國之下大夫互明之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因上文言設官而因言入官之法也官民材謂庶民之材者出於鄉學而官之者也論謂考論之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也辨明也使謂試之以事也任事謂試之而堪其事也爵定其位次也初入仕者必先試之以事若後世試守之法覘其才之果可用也而後加爵祿故虞書言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所以慎名器而杜僥倖也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屛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釋文畜許六反涂音徒本又作塗劉屛必政反○政舊如字今音征石經示作亦

鄭氏曰必共之者所以審愼之也屛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及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愚謂此承上官民材而言爵人又因爵人而幷及刑人爵人於朝謂士也若大夫以上則命之於廟刑人於市亦謂士庶人也若大夫則於朝與士共與衆棄者天命天討皆非君之所得私也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弗與言者以其爲刑餘凶惡之人賤而遠之也屛之四方者虞書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孔傳云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四裔卽荒服之二百里流九州之外卽要服之二百里蔡千里之外謂罪人所

居千里之外非王畿千里之外也唯其所之者既至流放之所則任其所之適不爲之授田里也周禮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葢擇其材之稍可用者用之其餘則屛之也不及以政不及以征役之事也所以待刑人如此者以示不欲使其生故外之於王化所謂棄之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釋文朝直遥反

鄭氏曰比年每年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愚謂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此諸侯聘於王之法時聘曰問謂王室有事則使大夫問之殷頫曰視謂十二年王有故不巡守則衆使大夫覜之是不以比年三年爲常期也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諸侯之朝於天子以六歲而徧而不以五年也此記所言非周制明矣鄭氏以此大聘與朝爲晉文霸制蓋據左傳子大叔之言然以書考之則五年一朝與下言五年一巡守實虞夏之制也舜典言五年一巡守羣后四朝虞夏五服甸服爲王畿其餘四服分四年而朝一年侯服朝二年綏服朝三年要服朝四年荒服朝五年王巡守明年侯服又朝又如上而周則每服朝王相距各五年矣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則聘義以爲天子制諸侯之法蓋即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者而漢人欲以其禮施之天子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 釋文守手又反本又作狩

鄭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呂氏祖謙曰巡守之禮乃維持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民寡其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衆其於巡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爲疏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釋文柴仕佳反依字作祡）

歲謂當巡守之歲也二月據其至方岳之月也下放此岱宗東嶽也岱爲四嶽之首故曰宗宗者尊也柴燔柴祭天也王者一歲祭天有九巡守在外則於常祀不能親舉故將出既有類祭而每至方岳之下又舉其禮王

者之事天猶子之事父母不敢瀆亦不敢曠也望祀山
川望祭東方之山川也覲諸侯者覲見當方之諸侯也
諸侯朝王四時禮異至朝於方岳則一以覲禮行之故
其名皆曰覲也百年之人所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就而
見之亦欲以訪問政治之得失非徒敬老之文已也○
周禮四時常朝之外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謂非
巡守之歲王因時事而出於所有事之地而大合諸侯
若成王岐陽之蒐康王酆宮之朝穆王塗山之會宣王
東都之苗是也殷見謂王巡守至方岳之下而大合諸
侯大行人言王巡守殷國是也會同之名對則别散則
通蓋其所爲雖異而其禮則同也周禮言巡守者甚少
而言會同者甚多有車輦馬牛與庶之作有革路士庶
子之從有任器之載有糧食委積之供所舍有梐枑藩

盾之設所居有賣儥之事出則有宜造歸則有舍奠所過有山川之祀所至有禱祠之祭則會同之即巡守明矣若王十二年或有故不巡守諸侯或使人聘王或親朝於王王於諸侯來朝者於國外爲壇而命之周禮所謂大朝覲是也司儀王大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覲禮之末有諸侯覲於天子之禮皆謂此也周禮每以大朝覲會同並言蓋大朝覲之禮即放會同而爲之者則會同之禮亦可見矣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釋文大音泰賈音嫁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辟匹亦反

鄭氏曰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

好者不正愚謂大師掌教六詩命大師陳風者命諸侯大師之官各陳其所采國中之風謠何休公羊註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是也市謂司市之官命市納賈者命諸侯司市之官各納其市賈之貴賤也詩有貞淫美刺市賈有貴賤質侈觀之所以見風俗之美惡好尚之邪正典主也典禮謂大史下云大史典禮是也此謂天子之大史從王而出者也周禮大史職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律十二律禮五禮樂六樂制度城郭宮室車旗之屬大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正歲年以序事訂其得失謂之考齊其參差謂之定一其乖異謂之同凡此皆所以正其不正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鄭氏曰不順者謂若逆昭穆孔氏曰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國境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禮樂雖大事而非切要故以爲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律法也謂法度卽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馬氏晞孟曰進律者若子男以五爲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爲節則進之以九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

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釋文假音格禰乃禮反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愚謂歸至於祖禰之廟而告至也先告於大廟而反齊車之主然後歷告羣廟至禰而畢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釋文類音類造七報反

鄭氏曰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孔氏曰將出謂巡守初出時也類乎上帝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令誅伐得宜也社主陰又爲陰而誅罰亦陰故於社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出出應歷至七廟前云歸格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辭從卑不

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今告出先從卑起然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祖禰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天道無内外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亦告祖及載主也陳氏祥道曰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聞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愚謂凡禮之類正禮而爲之者謂之類類乎上帝就南郊而告天類郊祭之正禮而爲之也宜求行事得宜也疏專言誅殺非是天子將出爲巡守則諸侯將出爲朝會疏兼言征

伐亦非是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無事謂無寇戎死喪之事也朝謂四時之常朝也諸侯來朝而以所行之禮所用之刑所脩之德考之以訂其是非正之以防其偏枉一之以範其乖違所以尊事天子也孟子所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是也葢諸侯各治其國政治有得失職事有脩廢故巡守則自天子而下察乎侯國朝覲則自諸侯而上質於王朝此先王所以整飭天下之具而禮樂征伐之權之所以出於一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釋文 柷昌六反 鼗音桃

鄭氏曰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以節樂者孔氏曰凡與人之物置其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按漢

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敔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敔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愚謂書言合止柷敔詩言鞉磬柷圉皆天子之樂也大射諸侯禮言鼗倚於頌磬西紘而不見有柷是樂之重者乃有柷故以將諸侯之樂其輕者但有鼗故以將伯子男之樂與諸侯來朝其有功德者天子必有以賜之故此下三節皆言賜予諸侯之事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釋文鈇方於反又音斧圭字又作珪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

鄭氏曰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孔氏曰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賜鈇鉞賜圭瓚皆謂上公九命者晉文雖受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

師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註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按玉人職大璋中璋邊璋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註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註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註云以大圭爲柄玉人註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愚謂天子在軍乃用斧鉞故詩言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書言武王左杖黄鉞諸侯非受賜者不得用也周宣王賜召穆公以圭瓚秬鬯平王賜晉文侯襄王賜晉文公皆有弓矢而無鈇鉞有秬鬯而無圭瓚蓋文侯文公皆命爲侯伯者也召穆公則天子之三公加命爲上公者也孔疏謂賜弓矢者

爲八命之牧賜鈇鉞圭瓚者爲九命之上公是也又謂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而誅之則非是賜鈇鉞然後殺謂有罪當殺而非亂賊若衛成公者耳若臣子弑其君父人人得而誅之不待賜鈇鉞也未賜圭瓚不得爲鬯故資鬯於天子謂待天子賜以秬鬯而用之若晉文侯文公是也諸侯之未賜秬鬯者其灌未知何所用王度記之言未可據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釋文辟音壁頖音半

鄭氏曰學所以教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王氏安石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教是諸侯未有不命之教者所謂命之教然後爲學者何也曰教不可不資之天

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愚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此世子與國子所入之小學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是也大學在郊即頖宮也
廱澤也詩毛傳云水旋丘如璧曰辟廱鄭云築土廱水
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頖詩魯頌作泮鄭云泮
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辟廱頖
宮天子諸侯大學之異名也鄭此註云辟明也廱和也
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頒也所以頒政教也蓋鄭注禮
記時未見毛詩傳當以毛傳及鄭箋詩之說爲確朱子
詩集傳亦用毛傳鄭箋之說水經注曰泮宮在高門直
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
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
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者此魯泮宮之制其臺東亦嘗

有水益久而堙塞耳○天子諸侯皆有國學鄉學而國
學鄉學又各有大小鄉學以閭之塾州黨之序爲小以
鄉之庠爲大國學以在公宮南之左者爲小以辟廱
頖宮爲大胄子之入小學者皆於國之小學其入大學
則在辟廱頖宮士庶之子入小學者皆於閭之塾而遞
升於州黨之序其入大學則於鄉之庠其俊異者乃升
於國學而教之下文所謂俊造是也○自諸侯之於天
子至此明朝覲巡守之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
命於祖受成於學釋文禡馬嫁反又音百

鄭氏曰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
受成於學定兵謀也愚謂禡周禮肆師作貉鄭註云祭
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受命於祖告於大祖

之廟而卜之也受成於學在大學之中定其謀也卜吉然後定謀謀定然後行類宜造之祭而奉社主與遷廟主以行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文訊本又作誶音信馘古獲反○鄭註馘或爲國）釋奠設薦饌而酌奠不迎尸也訊所生獲當訊問者馘殺之而割取其左耳者出師之時受成於學故有功而反則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告之以克敵之事也凡告祭輕者釋幣重者釋奠聘禮使者歸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此大夫釋奠之禮也天子諸侯釋奠則有牲牢則有舞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文王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合謂合樂也孔氏曰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

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周禮不云獻愷於學皆文不具也○自天子將出征至此明天子出師祭告之禮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釋文乾音干

孔氏曰乾豆乾之以爲豆實豆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是上殺者也二爲賓客中殺者也三爲充君之庖下殺者也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次殺射髀髂死差遲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又車攻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髃爲下殺是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之義愚謂周禮大司馬及左傳臧僖伯諫隱公皆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天子諸侯皆歲四田杜氏云蒐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

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此則四時之田之所以名也此言天子諸侯歲三田與周禮左傳不合惟公羊傳云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諸侯曷爲必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則此記之言之所自出也蓋漢初周禮未出而左傳傳者尚少作是篇者本爲公羊之學故其爲說如此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鄭氏曰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孔氏曰田不以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至不覆巢皆是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釋文合如字徐音閤揜音掩本又作掩綏依註音緌耳佳反

鄭氏曰不合圍不掩羣爲盡物也綏當爲緌下謂獘之佐車驅逆之車孔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三時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下謂獘仆於地也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則獘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司馬云設驅逆之車註云驅驅出禽獸逆逆要不得令走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大司馬又云夏車獘注云驅獸之車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

也愚謂不合圍謂圍其三面而不合易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大綏天子田獵所建之旌染旄爲黑色注之竿首而無旒縿以其垂旄綏綏然故謂之綏明堂位夏后氏之綏是也以其可以指麾故又謂之大麾周禮巾車木路建大麾以田是也小綏諸侯田獵所建之旌制如大綏而稍小者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釋文獺徐他達反又他瞎反罻音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苓音同麛本又作麑同音迷妖天上於表反下烏老反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者重傷未成物也殀斷殺也少長曰夭覆敗也孔氏曰月令

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初也然後田獵百姓可以田獵也月令二月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說文云罻捕鳥網也爾雅云鳥罟謂之羅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此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謂未十月時皆得火田也不麛不卵之等春時特甚其實四時皆然十月則得火田司馬職云春火弊從十月以後至仲春愚謂獺祭魚未必有二時月令孝經緯各據所聞言之耳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國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則虞人入澤梁在冬時此獺

祭魚自當謂十月也周禮鼈人秋獻龜魚乃魚之伏於土中籍而得之者非網罟之所取也司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鄭氏云仲春鷹化爲鳩仲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則自仲秋迄乎仲春皆得羅鳥也○自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至此明田獵之禮

禮記卷十二終

江蘇候補縣邑後學沈源淵校栞